



作品：霾害

得獎者：方中士

佳作

方中士，筆名方聲，一九六〇年生於屏東市。輔大中文系、高師大國文研究所畢；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講師。因視網膜色素病變，始以盲用電腦語音瀏覽軟體致力創作，藉以克服重度弱視障礙。曾獲文建會文薈獎，教育部全國文藝創作獎小說獎、散文獎，星雲全球華文散文獎。

得獎感言

主題先行是好故事的障礙。我一直被想召喚潛在讀者的意念牽絆。果然，我寫了篇後來連自己讀來都覺得沉重的故事。我沒把這故事說得動人，但仍希望小說主角的困境能有機會被看到。這是得獎最有價值處。

霾害

他在渾身汗濕的噩夢中驚醒。翻滾下床後，警悟到夢中那條鑽進被單的蛇原來是自己緊握的手臂。前他還不敢靠近那條扭成一團的被單。屈身伸手想把床單擲回牆邊，竟然得用拇指與食指顫巍巍拎起被單一角向裡扔。

逼真的夢境如甜美的好夢該珍惜。每一個夢境都是自我意識的回顧運作，他如是想。然後，他瞥見床邊鐵窗外這幾日已很晦黯陰沉的天空不太對勁。他小心不再把快脫落的塑料門挪開，往城裡方向望：一朵黑色蕈狀雲直翻騰上鉛灰天幕的最高處。黑雲從對岸工業區邊緣冒出；上半部巨大到詭異的程度，迸發自核心的橘紅豔黃，竟有些像蛇信般魅人。

地面蒸騰著熱氣，陽光雖已透著檸檬黃但仍刺眼。繞到面向河岸平野的崖邊，望向整面的天幕，把這突如其來的爆炸場面看個清楚。

為什麼沒聽到消防車急促的蜂鳴警報聲？他在近似新髹油漆氣味中感到鼻眼都有細微的搔刺感。細心諦聽，連這龐然黑雲擾動的災變場景該有的各種人聲也沒有？令人不快的風聲中真的沒聽到預期中的混亂喊叫聲？就只見天色更晦黯更陰沉，還有那離黃昏有段時光的日頭已被近來日益嚴重塵霾給弄糊了的光暈。

是爆炸的震波把自己從蛇滑進被單的噩夢中驚醒？震波還夾帶了輻射或熱浪或近來日益嚴重的霧霾粉塵嗎？震波震得自己不但眼睛視力更模糊，連耳朵也出了問題了嗎？這眼前無聲的畫面令他極不舒服，渾身發麻，頭皮發脹。按壓揉轉兩眼，再更專注傾聽，似乎有或遠或近的蚊蠅衝耳而來的喊叫、鳴笛、消防與救護車警報聲響此起彼落。那若隱若現的西斜日頭竟然看起來有些破碎。

他小心翼翼地呼吸，刻意維持呼吸氣量的穩定，希望別因情緒而快速吸進讓人不放心的空氣。

那爆炸點該是河岸資源回收廠區。宛如迷宮的各類回收資源回收區。走在其中，最怵目驚心的是用寶特瓶之類材質碎片紮成一堵堵高牆，好像人們在此建造起另一個城鎮另一個文明。來不及送往原料再生廠的散料四處堆放，等整理分類、清洗、打包捆紮的各類回收資源體積龐大到讓他有罪惡感。像那堆得像山高的廢電池就壯觀到讓人恐懼，而散發的味道讓他覺得像城市不斷擠壓出排泄物般噁心反胃。

他有回交完一推車厚紙板，突然被想看看河岸水洲蒼茫雪浪上赤紅落日景象的念頭牽引，想找到上河堤的路徑，才第一次走入資源回收區邊緣地帶。那兒路旁排水溝流淌各色溶液，那各自不同的刺鼻怪味陣陣飄逸，在辛辣味後頭竟緊接著是不必分辨就知道的各類人工化合物溶劑處理區。他本不該被一生嗅聞過的氣味驚嚇到，但他還是爲明白了各類人工氣味最終還原爲這般酸臭刺鼻給鎮住。尤其是當走到一拆解各類小家電的地方，一堆堆待溶解的電路板與電纜線之外，不曉得是怎麼拼湊出的詭異景象，怎會有印染妖嬈女體抱枕裡露出棉絮和彈簧線圈？髒汗的大乳房上倚著一尊電線纏繞的神

偶……

單一的回收物件是量大到令人害怕而混雜的日常用品則怪異到令他生起一種罪疚感。

他覺得那一趟意外的旅程堅定了留在這山崖邊的意志。岸堤上開闊的天幕，不見河水流道的河床，望見海口方向空中粉塵時濃時淡，偶爾還有一、二股螺旋捲風在一帶一帶菅芒雪浪中移動起伏。即使景色隔著紗帳般看不仔細，但還是引他陷入心思沉靜的美好感覺，但陣陣勁風中竟沒能讓人放心大口呼吸的壓迫感卻令他不快。這種春夏與夏秋之交塵霾的空汙警報頻率一年比一年增多，在風中嘗到口鼻中刺激性懸浮微粒日益使人有種窒息感。

他乏力地蹲坐下來。聽著風聲陣陣，試著用手帕遮住口鼻，慎重調勻呼吸。什麼時候開始在戶外便留意呼吸的速度與進出力道？人們什麼時候普遍戴口罩？普遍到沒戴口罩的人反而成了公眾場合的怪異少數，甚至開始有人鎮日戴著口罩到該為精神科診斷時增一新的強迫症名目。

記得最後一次上醫院拿支氣管擴張劑時，整輛公車乘客全都戴著口罩，一路上來的乘客竟也戴著口罩，過久的靜默與肅穆氣氛讓他不得不留意到這怪異的巧合。是巧合嗎？

是大家都察覺到空氣中無時無刻不瀰漫著刺鼻但又有點甜膩的硫磺味兒嗎？在幾波流感大流行疫情與警報後，生活中就到處有人一整天戴著口罩，而且是醫療院所用的較高等級那種，不論是室內或室外，也不論是否自己或身旁的人感冒，就是發現有人無時無刻不戴口罩。

空氣真的有那麼差了嗎？哪天會不會連跟著主人外出溜遶的狗兒也要戴口罩呢？先是水吧？多年

前的南部大城幾乎戶戶安裝各式淨化飲水設備或直接買水喝，品質不一的寶特瓶裝水成了日常消耗品，也一度成了商業常見促銷贈品。他回想曾在離島旅行時看過烈日下偏鄉荒村路旁紮線迸裂後散落如土石流狂瀉的陳年寶特瓶，在熾日曬烤下散發令他絕望的氣味。為什麼這麼簡單且直接的證據沒牽動人心而改變這世界運作的邏輯？他發現人們可以面不改色地在嚴重汙染河岸盯著那不能喝的河水舉起心裡該明白那瓶身是萬年不壞的礦泉水喝下，而還有那麼多被催眠的宗教信仰眾竟不能察覺到各式加持能量水的化學元素分子結構與全球任何地方的水一樣的事實，而如果他們追隨的老師、師父、上人、大師果真有異乎常人的心靈素質的話，那素質豈不該是無私的大愛？是會帶領信眾追溯被汙染的河水源頭、是會拒斥讓庶民眾生共飲之水被汙染的一切共業、是會帶領信眾上山看明白涓滴滲出的水如何匯聚如何流淌，然後我們會期待看到某位師父立在汙染河水的龐然廠房門口如石像堅定而感化往來穿梭的男男女女。師父能不能為眾生勸募一尊立在排放汙水廢氣工廠前的石像？他興起這樣的怪念頭。

但他沒見過面容肅穆的師父立身於汙染河川的廠房前如一尊佛像的場景，沒聽過有哪位師父為護衛環境而在政府機關或私人企業總部前日曝雨淋的人祈福，甚而走到激烈抗爭群眾最前線率眾唱誦梵音法號，從不論是叫袈裟叫僧衣或法袍裡取出與眾生一般的保溫瓶餵水給因怒吼狂嘶而口乾舌焦的男男女女。沒有，他在完全不看電視新聞報導前沒看過這場面，倒是親身遇過一位不知真假的猩紅金線袈裟師父在一家充滿人工塑料品與化工消毒劑味道的寵物量販店門口化緣，還在離去前公然把紙鈔零

錢揣入懷中。他也曾親身參訪過劇平整個山頭、除去原先林木、毀掉一處自然生態後建造出大量鋼筋水泥建築與雕像塑身的所謂尊生弘法園區，更在電視畫面上看見令他激動欲狂的畫面——不知是師父或天師或活佛之類名號的人帶領為數驚人的如蟻信眾在加持祝禱後的熊熊烈焰紙山繞行。好可怕！他總看到如同生產石化原料廠區上空的煙塵霾害，讓人不知不覺中身陷頻率日增的霾害。

他走入過滿室芳香且曼妙空靈樂音入耳的地下室道場，聽完一場其實不熟鄰人強拉參加的心靈健康課程。不到一小時已推拒三次塞過來的塑料瓶裝水和滿臉堆笑的背心志工牽握的手。他默默地等待已有固定推演順序的邏輯與程序：慢慢地由不斷強調改變純是個人自由意志作用，然後轉而暗示所有問題來自人的固著傲慢，然後進入有人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的超現象領域與力量，最後將歸諸於心念一轉與法門為之開。當然，這套邏輯與程序快慢不一，粗細有別，搭配的誘因也各有巧妙，但萬變不離其宗地把其實自己早就知道的道理放入腦裡並指向一個可投入的皈依與承諾。

自退休後，便鍛煉自己不斷堅定拒絕朋友邀請聽各種心靈成長課程的意志。那回落下半勸半推自己參加所謂不知是叫天師或大師或什麼活佛之類的人物課程的鄰人先行離去，他一點兒也不覺得愧疚不安。沿著林蔭大道的人行道走向公車轉運站。好幾個街區騎樓店面大都歇業，開著的要不是企業財團經營的各式連鎖店就是便利商店，再也沒有可引人駐足甚或趺入安心瀏覽或讓店老闆奉茶的商家。

在人們難以察覺的轉移中，城鄉生活機能與景觀悄悄變化，持續被擠入貧窮線以下的人在首善都會區的邊緣擴散其寄生範圍，直到如身體血管末梢淤積了太多缺血的組織——朽壞、腐敗烏青終而化

膿潰爛、剝落；而城鎮中心則藉由其競爭與更新邏輯讓血液更快速流動，維持了其生活中的優雅、潔淨與尊嚴。那什麼是讓這城市文明不能自抑地運轉下去？不斷膨脹擴張的大城市的邊緣地區是怎麼形成的？那不斷刺激消費各式各樣用過即丟膩即換的消費與生產市場邏輯豈不就是這大城的癌細胞？而若沒認清這點而加以揚棄並設法在個人能力範圍內減消其力量的話，最後，共同參與的共業就會把所有人和被破壞的環境一起毀滅；這好比說宿主被消滅後病毒也才停止其變異。他如是想著自己以一位私校退休教師怎在這惡質競爭社會裡不知不覺地墮入潰敗後撤這一階層裡。

這麼想讓他很是絕望。出了地下室聚會堂後，他把那一套只要懂得把握與調和個人內心力量世界就會變好的邏輯拋下，捨下地下捷運站，沿著這大城最濃密的林蔭大道走回公車站。總是這樣，宛如被啟動了自我毀滅機制般，整個文明運轉成向管理中樞運輸養分的系統，而被當做先行者或得道者卻是強化這運作邏輯的受益者。因這樣的理解；他每回聽到有人稱呼或被尊為老師等尊號時，便提高警覺。留意在一開始平凡、中性、無所求的語言之後，摻入諸如能量、氣場、心輪、法門、大愛……等超物質現實語言，他便立即啟動警戒防護系統，凝神專注檢視其語言與推理邏輯。然後，他沒有一次因其滿足個人應報私心的許諾而失望。

他走過人群熙攘的商店街騎樓，因視力不良與步伐不穩而須小心避開半空中伸突不一或臨時往地上一擺的廉價貨品，過年前促銷貨物的各式叫賣聲充斥於耳，可人們卻沒因這麼多降價的商品而笑顏逐開。愈是聚集大量一次性商品與廉價促銷貨的地方，人們愈是被商業消費邏輯催眠成悲苦中求點能

有餘力參與消費的眾生。怎麼辦？難道人們真的沒法子察覺到這一箱箱瓶裝水的水本來就不該被製造出來？回收與再製工廠也根本消化不了不斷擴大的生產量。

爲什麼沒有公私部門或機構每年在大眾出入密集地點設個電子數字看板，公告一次性消費品檢量總數？不能以每年使用石化原料生產的電力與塑料品的遞減爲政策嗎？那些滿坑滿谷粗劣卻鍍上或套上各色塗料的廉價商品不正是讓來自高山密林層層篩滲的寶貴甘泉不能生飲的禍源嗎？爲什麼窮人只能消費這讓他們更窮困更缺審美能力更絕望的成堆如山的眩麗多彩商品？攀上金字塔與維護這金字塔的人們不能身著高級天然衣料所織就、設計、裁製出的雅緻衣著卻把來自異國他鄉的移工與幫傭物化爲成本低廉的勞動力，不該在斤斤計較自身飲食的熱量與天然無毒之餘卻不顧孳孳眾生所需的給養是否能充分供給？

他在烈日下等公車的空檔，進了這大城裡以外國移工聚集與做禮拜聞名的大教堂。午後陰涼的樓梯下飲水機取水後，四處閒走看看。堅持無神論者的信念帶給自己怎樣的孤獨處境？自己也如同所有人一樣，都面對宗教組織、神職人員、信眾或潛在的信眾預備軍無所不在地召喚或誘引，可是自己卻一路堅守無我的生命終極意義。沒有宗教的世界可能會比較好？這成了他參悟到老的課題。回想多年前曾在嚴酷勞動後瞥見午休後教堂鐘塔襯著金黃夕照的神祕光芒，那特殊如天啓般的經驗帶來頗深刻的宗教情懷卻沒有把他引入任何宗教組織與活動。從他能思考起，他無法迴避此是彼非的分辨與抉擇，他一把所知道的宗教信仰的最後根柢拿來跟所理解的科學對勘比照。結果，他總是選擇了科學

而非可帶來撫慰與歸屬感的宗教社團活動，等他年紀漸長，一次又一次對抗威權統治帶來的不義與迫害行動中，他發現那些大講修談個人修心養性便可促進社會祥和進而人生問題皆可迎刃而解云云者簡直是不義體制的幫凶，甚至是不義體制豢養來軟化抗爭意志的工具。這判斷在反推行樂透彩與設賭場特區的行動中各大宗教團體與教派絕大多數缺席後得到確認，而在少數的性別認同者追求婚姻平等權運動時所激起的宗教團體的大集結與反撲中達到高峰。

爲此，他堅持不爲退休前即先他而去的妻舉行任何宗教儀式，因而召來妻子尚在人世的父母怨毒的眼神和咒罵。在火葬場當著工作人員把還燙手鐵盤裡的骨灰與骨塊倒進一預先準備好的淨白包布中，慎重莊嚴地折疊收攏。或許是這敬重的神情震著了不相干的人，他離去時不再聽到叨念碎語。

當天下午，他便由南部大城搭車到島的最南端。他在入秋的落山風中的公車下車處的商店門外階梯坐著等天亮，如同初次來到這熱帶海洋度假樂園的年輕人租了輛機車，懷裡揣著妻的骨灰布包，一路尋訪與妻會駐足留影或印象深刻的地點：大街後的戲水踏浪的沙灘、併肩縱覽夕照落日的山頭、島嶼最南端天涯海角般的礁岩的前生來世相扶持、草浪上光影推移的前生今世根觸萬端處……一處一處靜默逗留，由年華老去而春光旖旎而一日日一夜夜無限好時光。他找到前往半島山林內陸深處半途中路旁那株獨立於牧草原中的茄冬樹，樹下那最後一次來此地曾併坐的石塊竟還在。

他端詳這會挨著身體的一方石板，山谷裡牧草田直到遠方山腳下。風捲著白雲，靛藍的天幕有點黯了。他解開骨灰布包，在風起中撒出些許。從前一日到此時方覺焦渴飢餓。旋開保溫瓶蓋，喝到的

水特甘甜？人怎在回想過往美好時才品嚐得出真滋味？抑或是如他此時才懂得人該是看著過去倒退著走入死亡？

他看見自己與妻走過的美好的時光，爲這份珍惜到死方休的情感而慶幸；過程中免不了遺憾和強求畢竟在更大的包容中如水流撞上石塊所激起的浪花與迴漩。由於這樣的回顧，他也看見了與妻共同經歷過的生活事物與場景，他看見了三、四十年前處處還有靜謐、悠閒與自在的旅遊勝地在人們難以察覺的轉變中完全被入侵與剝奪資源市場邏輯給取代，向遊客兜售的手工、天然材質、費時耗力的在地生產飾物、玩具快速嵌入全球化市場中。整條喧囂擁擠的夜市大街，每年更換創新、炫麗、但用過即丟的塑料產品和缺乏與在地聯結的異國飲食。幾處留下美好記憶的地點一一被大企業財團的連鎖旅店、餐廳、遊樂園取代。更甚者，幾處絕佳風景視角所在成了經濟金字塔頂端的圈地莊園，而一家迎合刻意製造出來的觀光熱潮所搶建出的醜陋粗俗建築。一一破敗傾圮。這兒成了見證這共同沉淪的發展軌跡的縮影。

他看見了妻在加護病床管線中微弱到幾乎察覺不到的氣息，那是在幾日連續霾害空汙警報之後的慘白面容。他從這憔悴瘦削且一副無辜的面容中一路回溯，回溯妻既不抽菸也無肺癌家族病史也留意廚房排油煙設備的操作更非高風險職業從事者，戒慎恐懼生活著卻還是罹患肺腺癌，罹患了該是共業的癌症，成了呼吸道脆弱者，成了一波波霾害警報中的驚弓之鳥。足不出戶地自閉於各種空氣調節與過濾器所控制的溫室中。可人不能當這樣的自了漢呀！

我們得學會回溯共業的源頭，學習承擔消滅共業的責任。他回想妻生前氣若游絲地說：「我要與大家一起死去；無所逃於天地的壞空氣，但求死去後的處理別再給大家增添痛苦和災難。但有一心願，能不能帶我回到過去那不能說的祕徑……」他牽握妻細瘦的手，肅穆地回溯過往，回溯到二人曾在西南人造海埔新生地的石化輕油裂解廠區看著東北季風帶來漫天塵霾裡可直視的午間日頭，緊握的手掌傳遞彼此世界淪亡的哀傷：被染色了的溪流與海岸，被削皮的山脊，被墊高的河床，還有呢？無所不在的霧霾、粉塵、懸浮微粒、化學成分分子人工環境荷爾蒙……？還有，為何有那麼那麼多的各類香精、清潔劑、化妝品……？為什麼要有那麼艷麗、多彩、繁複卻無法被環境分解消化的包裝？瓶瓶罐罐，滿坑滿谷，眼花撩亂，堆上一望無盡的量販店貨物架？

他有回陪妻採買生活用品，看著已竟日戴著口罩的妻，看著眼前不見盡頭的貨物架，最後問正想從架上取六罐裝清淨噴氣罐的她：「真的有必要嗎？我們是不是爲了眼前的清潔而付出太大的環境代價？」難道她不知道這些加壓空氣罐很危險嗎？她覺得當時沒頭沒腦地自問自答一定嚇著了妻。何必呢？何必期望她如同自己老是從當下這一點往來時處看呢？

妻歎了口氣，還是拿了那六罐噴氣罐。他知道習性的慣力有多強。那是妻生前最後一次與他上街採買。他在斜了的金黃夕照中起身，趕在天黑前到妻生前期許兩人再訪的祕徑。一處未在任何觀光導覽資料標記的偏遠海灣，一個住民外流而荒廢停擺的小小漁村，一條坑坑洞洞的破柏油路的盡頭，一棵枝幹斜向早就淤塞堤圯漁港的老榕樹，向海枝幹繫著曾和妻來此歡欣重拾童趣的鞦韆。試著兩腿攏

併後退，盪起了當年兩人相互取笑並慎重合影的鐘擺來。

妻貼胸溫存妻在這老榕樹下等我。風呼呼地吹，全景的天幕上白雲退到盡頭，安靜地渲染著橘紅與暗紫。這兒該可遠離塵囂了，這兒是可與妻共埋骨處了。他如是想！

回到北部大城邊緣租屋處，他立即著手清點財物和生活資源。考量的準則是如果把生活轉為生存的最低限度能維持多久。「人能不能改為如何以耗能最低的狀況來離開？」這話語常不由自主地浮升心頭。他決定以這信念來贖罪。

他慶幸剩存的錢付一整年房租後還有寬綽的生活費，在孩子尋來前有這遮風蔽雨的鋼架鐵皮棚屋可待，更令他慶幸的是等女房東交付鑰匙和水電注意事項離去後，他發現一株約莫二人高的老橘樹立在坡坎邊，橫向懸空處的枝條上約略可見結了小孩拳頭大小的橙黃果實，枝蔭下竟還有段樹幹立著，坐下可俯瞰遠眺山下繞了個大彎的河流與河岸密集的樓宇，還有一路延伸向盆地人口密集處的都會紅塵——那日頭高掛與黃昏前日益引人注目的懸浮塵霾。

他在房東與隨同她來的男子離去後沒立即進屋裡。懷著慎重感恩的心情，緩緩坐定。兩手拄著雙膝，透過近處的芒草參差點點遠近燈火，襯著黯紅的落日，亂碎的緋紅霞雲還是令他陶醉。這俯瞰紅塵的位置令他歡喜。回頭想？回頭看？一路回溯，是一種他認同的宗教性贖罪過程。

要如何過最簡約最低耗能的生活？不是為了省錢，他希望在日漸減消欲望的日子中很快便能達到心無罣礙的心境。第一次見面時，女房東原本對他自己尋社區活動中心公告欄招租字條而非仲介業者

而來有疑慮，在他以小孩國外跑船爲由回應女房東刻意的關心後，還奉上登載孩子的戶籍證明文件以取得信任。否則，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沒有公部門擔保的單身老人很難被房東接受的。

背有點駝的白髮女房東盯著他的單一個綠色軍用大背包，問：「快入冬了，你真的只有這點東西？冬天這兒不但風強，而且又濕冷呢！」聲音很硬，卻還有對同爲老人的關心與呵護。身後是一直偏著頭瞧著某處的中年高壯男子。

「他是老星星兒，你聽得懂嗎？他一整天老帶著刀找木材削；所以一般人不敢接近他，也不敢接近我們的房子。你沒事不要上我家，靠近他時，留意他手中的刀便是。他從不會讓刀子脫手飛出去，不用擔心他兩手大車輪般舞刀姿勢。」她走前給了他這提醒。

來這山腰租屋處前，他已把妻離開後留下滿屋子的回憶全清出，乾乾淨淨的，積累近半輩子的身外物，全給清出，不只爲了還清那困住自己的小小寓所的貸款債務，也不是爲了在法院拍賣這難堪的判決來臨前的卑微自由與尊嚴，他就是下了決心捨離一切，像澈悟了什麼般決定捨離一切了。他不寄望都更後換得更大更好的住所，不知該說是慶幸還是悲哀沒像大多數人用一輩子的青壯歲月 and 心力來儲備更換第二套住房的儲蓄，下定決心不必等一直沒消息的孩子。這樣的離去，當然會很徹底。

不只是鍋碗瓢盆，不只是床架、床墊、被褥，舉凡三房兩廳住所三十餘年積累出來的身外物全都給一一捆紮搬出，該送入當舖與回收業者的就叫人來拿，沒法子找到二手跳蚤市場或鄰人接收的，就讓自己承受親眼目睹自己製造多少垃圾的罪惡感——這麼小的身軀卻有這麼大的消耗量。「哦！我這

卑微渺小的人究竟耗掉多少不必要的資源？」他自言自語。

爲了老人黃斑部病變導致無法改善的模糊視力，書、文件、相片乃至於細細碎碎的各樣紀念物都可拋。人老化不就該在模糊的視力中學習能捨能離的智慧嗎？「人老了就該在耳不聰目不明的衰退中能捨。」他如是想。

他在一一收拾物件過程中安頓下妻離世後萎頓凋敝的心情。經歷一次次重溫成長與人情的印記，終至連退休前視爲不離身的電腦與多個備份碟和遠在虛無縹緲處的雲端空間也都一一關閉；原來當做可減省紙張而有益於環保的電腦產品和數位化動作是自欺欺人，更多更新功能更強大的數位產品只是轉了個方式和效率來耗損這世界。最後，像關機般，再多的記憶載體可在瞬間歸於一個小黑點。

他不再花心思和時間轉移檔案的割捨下，除了一部個人筆電放入背包外，其他一切數位工具與檔案一概歸到回收物堆去，這決定到處置的過程遠不如拋棄傳統相簿、畫框、飾品等物有感情帶溫度，像拔掉電源插頭般簡單。這裝存近二十年的個人整理的資訊、畫面和學思成果與親友聯繫資料都能捨，那麼又有什麼不能放下的？衣褲還是冰箱或電視機？他發現一旦下了捨離的決心後，丟棄一屋子的東西不難，難的是承受不起自己這一生或這一身竟占有過這麼這麼多東西的負疚感。

經一個多月的清理與捨離，終於可以拋下牽絆他幾十年的殼。而且藉由這過程，他獲得了回溯生命帶來的力量和啓示，他緊抓住腦中曾看過電視新聞畫面裡愈是貧窮的可憐人愈是被滿屋子的垃圾包圍。

一只進口高價打火機，噹地一聲，他看見了上世紀的自己由偷偷在河堤畫猴牌火柴盒火柴點菸的憂鬱苦悶側臉到進入老年前下決心戒菸時搜出滿抽屜促銷廉價一次性打火機時的罪惡感，一幕幕從後見之明的檢視看見自己如何受文化環境影響到不同價值觀興起的牽引，讓自己陷入內化外國電影男女明星吸菸到點菸甚至是彈出菸頭的剪影到被視為不顧健康與他人新鮮空氣權的自我控制上的失敗者形象，他由這鍍金亮閃的打火機看見自己一生與時代與社會環境互動的影像倒帶。為此，他停頓了清理工作一整個下午。在晦黯的室內，他卻又忽然好想點根菸，像要賣出鋼琴的琴師在空蕩蕩的客廳彈奏最後一曲的心緒——他看見許多悲苦鬱悶的底層人物重度勞動後抽口菸的臉龐。

是要帶來可能的精神貴族抑或是身體強壯卻滿懷私心又心畏死亡的無靈魂者？倒不是爲了受不了不斷提高的價格與無處不在的憲制與懲罰，而是爲了體悟到自由的價值，他在抽了三十年以上的菸齡後用更強的自我內心對話戒了菸癮。最後，回首再看他住了三十幾年的公寓大樓住處一眼，沒有想像中雪國白茫茫一片訣別的一身清淨，倒是有入秋以來日益明顯的灰濛濛的浮塵，而那原先該金黃閃亮的午後秋陽竟也灰沉黯然起來。

就這樣隱退到綿延數公里的廠辦住宅交錯密織區之邊緣偏僻處，避開了往下沉似的腐敗味濃厚的臨海區域，怕那兒成群成隊的男女老少遊民會吞沒他。往更偏遠更能看見整個城市被煙塵光害淹沒的高處走。這會是他明智的選擇。除了冬夏幾套衣褲外，真的兩手空空地離去，連手錶也沒連張妻兒的照片也沒。因爲只保留了必要的身分證件外，他連要放現鈔和證件的皮夾也不需要了。倒還有一本郵

局帳戶存摺和私印，帳戶裡倒還有一筆過簡單生活一至二年的餘款，但軍用綠色大背包裡的現款還可撐上好長一段時日，那麼這私章除了偶爾摸索背包底時碰觸到時把玩一下外，他不知道留存一方刻有自己看不清筆畫的印章幹嘛？

這山腰崖邊小平台上的鋼架鐵皮屋，原先該只是儲藏機械間，粗糙水泥地面上就一張可能以前是用來堆放回收物資的鐵架單人床和一無頂的衛浴間。試試馬桶與蓮蓬頭，水量算充足，只是，他擔心起廢水往哪兒去的念頭來。而那床板的光面有好幾處剝落也不怎麼平貼，坐上去會向另一邊翹。他第一次試著躺下時有點被床的搖晃和扭動的聲音嚇著，但接著發現只要往裡側縮，床板便平整無聲了。環顧一下，這連衣櫥和最簡樸的桌椅都沒的空蕩蕩房子倒也適合他。

門廊下有一長條工作桌，桌上一具雙灶瓦斯爐台連接著桌旁的液化瓦斯鋼瓶。這樣也好，這樣可避免像他印象中的獨居老人把住處弄得油膩汗臭而不自知。簡單的炊煮可在戶外門廊通風處。真好！到了這花兒該無聲凋落的年歲和心境，有這麼簡單而安靜的所在多好啊！

這真是一處安靜的所在！不再有自家與鄰人的電視機喧囂胡鬧聲，不再有一堆生活中好像被規定得做的無聊事。經一整日烈日曝曬烘烤的鐵皮屋當然難耐，但他也很快地找到耗能最少的方式入眠與靜坐枕著該有一長段歲月的藤編枕頭，盯著手臂上汗毛上的汗珠，靜靜地等沒電風扇的夜晚變涼。吃呢？拗不過房東冷硬卻堅決一日一頓飯的搭伙邀請，他專注而虔誠地進食，讓一開始對著他呼嚕呼嚕噴氣的大個兒逐漸平息怪聲。老房東也不多話地接受他推掉一碗以上的飯食。然後，他竟然請她同意

讓他偶爾幫忙推台車出外撿拾回收物，而她也竟然同意了。這多好的一段生命終曲啊！他感恩這學習捨離智慧的好因緣。

風和天晴的白日，好風入懷，他可待在那橘子樹下看整個大城上方光影浮動。他一日日回想自己的這一生，回想曾擁有的一切。

於是他慢慢看清楚回溯生活軌跡的意義。他希望能看清楚這世界為何變成這個樣兒：在上個世紀，他在一九八四年前的冷戰對峙意識形態文化操弄中成長並安然跨越了這標識的年代，順利地趨近於世紀末的毀滅陰影，卻也在不少末日預言作品中無感地跨越，連那可笑的中南美洲古文明的劫難也成了文創活動項目，而寂靜的春天竟成為極少數專家才知道的密碼。可他後來才明白這世界還是有許多每日潛伏於日常生活景象底下的變動在進行，而且，這改變也始終會在某些時刻突然以某種讓人驚慌痛苦的力量出現。想簡單些，即是在突變背後看見了漸變的軌跡。

於是他看見了自己在不公不義與自我毀滅的過程中所占的位置與作用：這社會怎讓不平等公然運作並持續擴大？怎同一種行業與勞動卻有階級化的差別待遇？人們怎能忍受統治集團像癌細胞般失去自我節制功能？怎能在享有科學進展成果之餘卻還縱容甚至迷亂的各種迷信與順俗心理銷毀寶貴的生命與資源？一只只不必拿的塑料袋？一段段沒有任何感受的旅遊與消遣休閒？一個個被毀棄的身軀？一

張張無神的臉孔？一個個等待被喚醒的靈魂？

自己怎在不知不覺中掉入悲慘無尊嚴的那一邊的？在社會被痛苦激出一次次的反撲浪潮中自己站在哪裡？而被甩進辛辛苦求生那一邊的我的孩子呢？在憤怒之氣鼓動下，那臉會短暫出現在群眾被國家機器武力驅離人群的電視畫面中。

他被領去河床沙洲地辨認浮腫死白的漂流屍，慶幸經他堅持進一步DNA確認後排除。可是河堤上遺留機車確實登記在他名下；國外輾轉來的沒頭沒尾電郵也沒署名又能給什麼期待？所有他能打的電話能找的人能去的店家都說沒見過孩子再出現過，他甚至到孩子前女友住家巷弄外守了好幾夜，孩子就好像在這大城繁忙地下交通中樞的蟻群中消失。那他怎麼辦？隨著一次又一次激烈的抗爭人群向前擠大聲吼，期待孩子突然在自己模糊的視野中出現？如果他沒大聲喊出「爸爸，我在這裡」的話，以他現在的視力如何發現這一波波洶湧向不公不義者中讓他驕傲的青年臉孔？

所以他退出等待的僵局。把孩子欠下的罰款和債務還清，所剩無幾的錢剛好可在這山腰崖邊鐵皮屋至少過一年，從夏末秋初到下一年的東北季風帶來塵霾前。

起風了。他一如往常坐在橘子樹下，風中一陣陣嗆鼻的橡膠燃燒味。戴奧辛？世紀之毒？那一朵墨黑的葷狀雲已消散成一橫幅淡墨雲塵。看著這腳跟下的大城一隅，似乎又恢復了平靜，甚至在偏斜的秋陽照射下，斑斑點點的金黃閃閃還有些印象畫的靜好。他把雙手十指擺放在鍵盤上許久沒進展的筆電放到地上。筆電的電池蓄電量還能撐多久？他可真捨不得在晴陽樹陰下打字時的心神專一的感

覺。寫些什麼呢？女房東問他這般等孩子來取這電腦算不算是等待奇蹟？等待一位拒絕這整個被鎖進競爭耗損邏輯的青年？他相信如果他還在這世間的話，一定記得那一株跟他提過不能說的祕徑盡頭的樹，還有雖沒說但他該猜得到樹下石塊底下的筆記本。

他雙膝跪地，臉幾乎貼上剛綻放的南瓜莖上的小黃花。飢餓感讓他清醒著，抬起頭，不由自主地還是往山腰對面的彎道瞧去。他要好好照顧這好不容易由種籽長出來的瓜果。



評審意見

苦澀的體悟

◎ 郭強生

這是一篇文字非常精煉且大器的作品，作者絕對具有長篇小說的書寫實力。或有評委以為是災害是對岸的環境災害，是否有時空錯亂之嫌？而我以為，做為一篇典型的反烏托邦小說，文中未刻意標明的這座島反而擴展了這篇作品的格局。災爆後的逃亡，對亡妻的追念，到反璞歸真過起簡約的生活，既有驚心動魄的繪景，亦有苦澀的人性體悟。反烏托邦式的科幻書寫多少都會試圖傳達一個道德教訓，如果本篇不是因為限於短篇小說的字數，而能增加一些角色與情節，成為一個中篇甚或長篇，應會讓目前略帶說教的結尾更有說服力。